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台列傳

王台。故王忠姪。海西都督也。永樂初。挹婁夷種來歸。降。爲建塔山塔魯諸衛。幸賜都督阿固郎名。姓曰李。獻誠。於是都督皆以李爲姓矣。廼延引至王台。海西益繁衍。盡服從台。其推戴台。以爲君長。以故台得居靜安堡外邊。頗有室屋耕田之業。絕不與匈奴逐水草相類。當是時。建州有王杲之酋。鴟頭之酋。忙子勝。

之酋。兀堂之酋。李奴才之酋。毛憐有李碗刀之酋。與
遲加奴。仰加奴。并皆號爲桀黠。台召致戲下。於是控
弦之夷。凡萬餘人。往往散居哈塔。台柱野黑。土木河。
厦底鍋兒間。又之。台遂買二奴妹。溫姐爲妾。二奴乃
與杲寢騎。數盜邊。先是撫順備禦使賈汝翼。抑損撫
賞藥酒及稷米。甚至榜掠酋長。皆有狀。杲益鞅鞅謀
入邊。欲捕殺吏卒。其前雪夙昔之憤。迺自度甲馬不
足。請於台。台謝曰。幸得爲保塞吏。正頗忠貞。有如一
日以馬甲佐若等。卽若等。藉我稍愉快。我何面目復
見漢太師馬法乎。若且休矣。太師馬法。夷尊稱漢邊。

吏也。果言吾不得志於漢東也。以備禦故。我何能須。史忘此人哉。於是退而入略。略古路人蔣四。曹金文等。大率二百五十餘人。及畜產甚多。是時王之弼備開原兵。急使裨將孟堂馳台。令台示果。亟還我所鹵略。毋侵害邊境。於是台直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一人。馬一騎。而果亦以閭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騎。還報塞台。爲人恭謹。唯恐果慄桀。至背逆漢。先是上幸從廷臣議。先撫後勦。因逮問賈汝翼。罰叅議使李鶚。僉事使王之弼。俸凡三月。天威旣凜如也。將軍廼下令。許果得出鹵略除罪。因復市賞。台卽將一千

騎詣撫順關已。杲亦以三千騎阻山而壘乎。時壬申九月二十八也。旦日。備禦使裴承祖。指揮使丁倣。戴良棟。闔大關正告杲。杲廼延見漢使。請死罪。吾入塞實以備禦故。今備禦旣請論如法。繫酋何敢復奸將軍旂鼓乎。漢使遂趨杲前。杲皇恐恐有狀。猶豫者久之。相與椎牛以盟。於是自迤南以至馬根單堡。悉以屬杲。自今杲毋略漢畜產。而漢亦毋受杲逃亡夷。有如先背約。受天不祥。盟誓旣定。夫然後竝馳關市下。通關市如故約。而給諫朱文科。獨以爲大損。國體殊不可。明年。上改元矣。前是王台入貢。多盜北

虜馬已。委正幸與通婚媾。自是弗復再盜也。久之土
蠻酋長小黃台吉。聞台誼至高。以爲吾而得與台結
連。必所言見從。於是引五萬騎。詣養加奴。吾來以吾
有犬子。未受室。若幸爲若都督女子地。若許我。我卽
與若連兵入漢塞。卽不許我。我卽以數萬騎。馳蹂敗
若穹廬也。乃引兵圍海西新寨。台自度禍且迫。不可
已。幸許諾。於是送奉台馬牛羊甲冑。貂豹皮裘。台贈
土蠻及二奴者。亦如之。小黃台吉。因謝曰。不腆之儀。
豈謂丈人無有。亦婚禮始事耳。是日卽築壇刑白馬。
徵靈於皇天上帝曰。兩家兒女子事。今茲一言決。

矣。居頃之。小黃台吉果帥台犯當路塞。台曰。何至是。若今與阿台既有成盟。則開原自今不得易折傷一草木也。小黃台吉遂還歸。自是之後。御史郭思極及給諫蔡汝賢皆後先上書。大略憂深在異時。以爲台素稱兵強。與土蠻累世不相能。今一旦屈首聽命於土蠻。此或土蠻深相結於台。台又或陰通土蠻以出我所不意。如速把亥。僉率犯長勇故事。此皆不可知。久之。果復入核桃山臺。略蒼頭軍已佐來力紅殺備禦使裴承祖。及裨將劉承奕。虜軍士二百餘人。語在梟傳。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制置使張學顏。令台速

捕杲。及來力紅亡何。制置使大發邊吏車騎六萬往擊杲。破之。殺略人畜幾盡。杲亡抵於高岡。於是海西人加提哈亥。建州人張三桃義欲入市朝。貢恐一旦伏漢法。至不赦。畏甚。乃告急於台。台因使兩人款塞。深言王台亟欲謁大師馬法有所請。乃以王杲發難。恐太師不察。猥以爲台。或與謀。令監門弗內。卽內而所請。或卽弗從。以故常懷慙負。行未至中道。輒反踵走。今吾兩人先入謁。台將至矣。是時遊擊丁倣視撫禦事。卽好謂兩人曰。必得王杲。而後市事可圖也。頃台廼帥建州人大疼克。三章忙子。孛羅。卜花色失。

木同哈那米納等叩關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甚哀
大略與兩人語同制置使乃請開大疼克等市。

詔可之。始隆慶末把其三佟鎖羅可赤借台兵台常
執而僂之制置使度台必有以報漢台竟獻杲所鹵
蒼頭軍八十四人真夷兀黑一人以兀黑常殺漢官
也已。執杲復輿傳長安。上有詔詔王台縛送首惡
忠順可嘉。令加勲銜轉遷二子都督僉事。它賜金二
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已。大司馬譚綸以右柱
國請。詔授龍虎將軍視西虜。時乙亥秋也。而台春
秋於是乎高矣。台輿圖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湯河建

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羨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僂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率憂憤而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太。次綱實。次猛骨字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是後罕常與白兔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爲建州諸夷所奪。王氏始春春多事矣。初二奴勅書七百道亦屬台。自台死。二奴索罕甚急。罕曰。吾父以二奴故。率用憂憤死。今奈何尚稱於後。而云圖書乎。罕竟以死。

守之益哭泣思念父。因稱引嘉靖中肥河都督打吉
六弗思都督勒忒你幸賜祭。廼日夜請於制置使
吳允臺御史周詠所。然以籍毀弗可考。於是給與辦
祭彩段四表裏以修弔命者。由此觀之。非獨台忠。罕
亦克孝也。

讚曰

世傳海西爲金遼遺種。豈其然乎。以余而觀開原。天
所以限北虜也。方王台時。北虜最屈強。卒不敢越海
西。飲馬於遼瀋東南。豈非台能扼其左臂哉。及觀台
僂把其三獻王杲。則又未嘗不壯其忠烈。余故特志

之以示塞外諸蠻夷也

虎兒罕赤猛骨字羅康古六及商溫姐列傳

虎兒罕赤王台長男也。台旣歿。罕赤當與康古六爭父所遺生產橐中裝曰。若何翁姦生兒也。豈以若今欲與我顏行而處乎。若不善避我。我殺若。由此康古六亡。抵於達加奴。達加奴幸以其女室之。亡何。虎兒罕赤不天。卽世。康古六還歸。得其父妾溫姐。於是海西之業分給猛骨字羅。及商。鬲立而爲三。命之曰海西酋。先是建州酋阿台。以台常縛我父。伏漢法。今柰何。子姓猶令得繫丈二之組。橫行絕幕乎。當是時。達加奴仰加奴。亦有積怨。深怒於王台也。往往聲欲奪

虎兒罕赤生產。及朝貢賞賜。與土蠻罕巴調。薨可大
及借龍兔伯言。恍忽大著兒兔老思。卜兒亥。以兒鄧
白虎赤兵。略把吉把太等。寨馬二十四匹。牛驢八頭。
殺五人。監甲四副。於是台往事之日。相與洗百年之
恥。何羞屈膝哉。久之。竟與北虜約。動數萬騎。勃勃入
孤山間。頃大將軍鷹擊得二奴首。斬獲亡筭。語在二
奴傳。自是之後。仰奴子卜寨。逞奴子那林。孛羅。則又
以爲吾父以海西故。旣就僇。而我卽復與海西共戴
天日。則君父之仇之謂何。是時康古六亦以虎兒罕
赤故。竟甘心於其子。而海西獨猛骨孛羅。則親二奴

甥。又逞加奴婿也。年少失父孤。而況今已奉一老寡婦。依北關。此其勢不能無生二心。則岌岌然植海西者。乃獨賴一友商耳。日夜引領而望曰。漢兵庶幾其存我乎。初二奴發難時。我聞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吳允。下令虎兒罕赤。令縛獻二奴。如王果故事。其後二奴伏誅。虎兒罕亦物故。於是漢使使者致祭如禮。虎兒罕赤。一名虎兒罕。一名忽兒罕。一名虎兒哈赤。夫罕赤能何及阿翁哉。備兵使王緘之言曰。虎兒哈赤亦嘗曾謀弑其父王台久矣。余之講於二奴死王台也。

猛骨孛羅王台第五男也。一名猛克孛羅。兄四皆蚤夭。以故猛骨孛羅得襲龍虎將軍。爲左都督。當是時。猛骨孛羅年十九。幼弱。衆心未附。逞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廼與土蠻約。佯擊猛骨孛羅。因以略遼瀋間原。久之。竟借寇可大者見。忙吉及白虎赤萬餘騎。略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與反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略盔甲一百五十副。焚庄子十所。而猛乞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亡何。款鎮北關索。勅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孛羅。二馬兔諸虜。於是臺御史李松及大將軍李成

梁堅不可使。儻禦使霍九臯宣布其意。逞仰二奴大怒。弗與我。我必相仇殺。亡已時。九臯益譙讓二奴急。二奴據鞍令白虎赤拔劍。劍傷九臯右股。九臯卽反手斬酋長一人。頭墜地。虜騎竝鼓行而前。殺我軍。顧二等一十一人。漢伏兵四面起。逼虜。斬獲逞仰二奴等以千數。語在二奴傳。是時虜黨皆匍匐悲號於大將軍所叩頭。因獻漢人一十三口。願將軍幸哀憐我。赦死罪。悉以屬猛骨孛羅約束。有如不可信。請刑白馬以盟。於是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皆議猛骨孛羅世受約束。不必復立酋長。以啓異時爭端。是時海

西夷歪卜亦以此請。上幸從之。賜猛骨孛羅勅書。約束二奴子及部落。是歲萬曆癸未也。居二三年。丙戌。猛骨孛羅部夷札失卜逐水草廣順邊外。道逢土蠻及炒花把兔兒花大以兒鄧等奪牛五十頭。札失卜直追逐不肯已。廼棄輜重去。是時裨將曹應武等亦擁兵追逐至靖安堡。黃泥岡屯大戰。多所斬獲。虜殺我軍楊名一人。傷曾景春二人。虜詹景姚住兒等五人。樵夫祁大林等被虜凡二十八人。馬牛凡一十五頭。其明年二奴遺孽卜寨那林孛羅聲爲報仇。欲殺王台子。猛骨孛羅孫及商廼陰結溫姐康古六

爲內應。其明年秋，那林孛羅借西虜，恍惚大五千餘騎，圍反商。是時，猛骨孛羅與那木大反，議欲順上寨。那林孛羅於是盡携其家室，往北關，居十八里寨。益圖危反商，執反商妻哈兒屯，姦收。語在溫姐傳。先是，猛骨孛羅部夷百餘人亡，抵於反商邊，吏皆大說。頃議罷猛骨孛羅市賞，而以所遺部夷及田產、橐駝、馬、牛羊盡屬反商。弗從。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總戎李成梁提兵直擣虜營，擊破之，斬把當亥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八人、馬九十八騎，盔甲器械亡筭。語在上寨那林孛羅傳。當是時，反商新懼，猛骨孛羅

之慘貌處南關。制置使廼令反商嚴治兵以防掩襲之儼。其後卜塞。那林孛羅乃欺塞。願與反商入馬奉貢。保漢塞。而猛骨孛羅及其母溫姐請亦如之。塞吏許諾。於是收溫姐以安猛骨孛羅也。

康古六王台孽子也。初與虎兒罕赤爭父產。以爲此阿父姦生子欲殺之。遂特遣加奴。送加奴以其女室之。居亡何。虎兒罕赤以天年下世。古六始還歸。得妻其父妾溫姐。由此得分海西之業。語在虎兒罕赤傳。是時虎兒罕赤有子。曰反商。康古六廼日夜謀欲報積怨。而會上塞。那林孛羅發難。於是與溫姐爲內應。

以圖反商。因欲乘隙入開原。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
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李羅。反商講和。還所鹵獲畜
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遂逃。臺御史顧養
謙恐溫姐去。而猛骨李羅勢不能不復叛。而況殺一
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
猛骨李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
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
其後古六溫姐復與上寨那林李羅圖危反商。漢出
兵擊破之。斬獲甚多。語在上寨那林李羅傳。先是反
商部夷阿台。上花亡抵康古六。以故焚略反商畜產。

亡美是時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奉檄往諭康古六
猛骨孛羅及阿台卜花許與反商講和得除罪虜廼
言反商家室已爲猛骨孛羅所姦奪今豈可與乎唯
漢所請諭商妻終不可復得矣頃漢使索之再三不
可已計廼欲誘反商至闕倉卒出不意從中圖之於
是李宗召決策欲馳康古六等寨令獻阿台卜花它
一切請勿泊因以反商付溫姐猛骨孛羅異時設反
商有如一日不可知不幸身物故漢將軍卽擁兵馳
若寨問罪也說者以爲不可竟寢其明年李成梁提
兵擊卜寨那林孛羅先使使者諭康古六溫姐及猛

骨孛羅令與反商入貢二酋堅不可後廼擊破之斬首捕虜至五百有奇兩酋始衿甲面縛請歸降唯恐後於是釋康古六之酋始康古六棄所納網實妻孫姐廼與兀把太兀把太親三馬兔子也君子謂康古六於是乎聚麀已甚而柰何又疆奪反商妻

都督反商虎兒罕赤子也始康古六以爭產故頗有深怒於虎兒罕久之逞仰二奴擊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與反商提二千騎追逐不能克二奴竟焚猛骨孛羅十庄反商一庄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者凡一百戶自是之後二奴子十寨那

林孛羅復欲報猛骨孛羅反商。於是大會西虜萬餘騎而借溫姐康古六爲內應。語在上寨那林孛羅傳。猛骨孛羅旣携溫姐歸北關也。則海西之遺業。厯以一反商守之。勢益孤。反商爲人氣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有離心。以故阿台卜花去康古六。導之略人民畜產。其後奴兒哈赤又起。先是建州貢夷色失殺劬力。遺孤英革。養於色失。色失親英革伯父也。久之英革長。欲報先人夙仇。於是弑色失及其妻。兒子四人。僅遺見咬郎一人。得遂逃。阿郎太寨英革覺。廼歸奴兒哈赤。竝往擊阿郎太。阿郎太卽殺

咬郎求解免奴兒哈赤。竟焚其室廬。略其人畜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亦有積怨於奴兒哈赤。盡焚家室。亡抵於反商奴兒哈赤。以爲反商。何故匿我所仇讐乎。復鹵略海西。於是漢使通事董國雲曉譬奴兒哈赤。以禍福趨還所鹵略。奴兒哈赤亦使家哈失詣漢塞。襄所略人已盡殺死。死者不可復生。獨牛四頭。當遣安塔失償補。國雲令以偷盜酋長先獻見。卽給馬牌如故事。驗放入京。虎兒哈赤恐中漢計。堅不可以爲建州納答讚。小色失。凡永住等。實盜竊漢邊柰何。獨坐我乎。今其人爲佟綽乞所部。儻以屬我。我然後

可繩以文法。有如一。日邊亂。吾等稱兵。輒相追殺。不
漢欺也。於是備兵。使王緘知此言。皆詒我。乃移臺御
史顧養謙。大略以爲。互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
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
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
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而而防東山。益
分益寡。益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益不可測。當是時。康
古六業已就。吏吏廼釋康古六。收溫姐及猛骨。字羅
皆所以存互商也。自是之後。邢林。字羅。借西虜恍惚
大擊南關。互商。使部夷杜哈義。張三來告。道逢猛骨。

李羅以鳴鏑射張三頃之。諸虜益圍反商寨。於是裨將王汝徵、那繼善、吳嗣勲擁精兵二千人出五里寇河。鏖戰。因反商聲問不可得。廼微使通事崔得忠部夷把太從南順山謁反商。既行至馱河山。逢猛骨字羅伏虜。望見太等皆群起登山。張弓迎射。太疾力逮一人。初猛骨字羅焚燒屋居。逼溫姐馳北關。漢出兵疆奪之。獲猛骨字羅部夷男婦八百餘人。盡以付反商。久之。大將軍李成梁往擊上寨。那林字羅大破之。兩酋願與反商講和。保漢塞。給諫張希臯獨恐其言詐。或詒謾我。我未可執以爲左券。解嚴而沉奴兒。

哈赤恍忽大皆旁居寨羽翼已成有如一日悉甲而
來將何以待之是歲萬曆丁亥也其秋猛骨字羅令
部夷把太士勒刑曰馬爲誓還故寨於是卜寨那林
字羅殺猛骨字羅部夷至十等十數人略盔甲十副
馬二十餘騎其明年卜寨借西虜以見鄧八百騎攻
猛骨字羅部夷把吉把太寨射把太中流矢死傷二
百人畜產多所鹵略已復提煙州押不剌及以兒鄧
男忙谷閼恰等一千八百餘騎馳阿魯奴台者哈寨
略人畜以千數於是反商詣廣順關市下告急制置
使張國彥臺御史顧養謙即使裨將李宗召吳希漢

戚楊召卜寨那林孛羅及反商到關宣布朝廷德
意曰曩時以天子命殺廼父逞仰二奴并部曲千
餘人夫豈獨不能及若等若等年少大將軍特憐其
孤寡姑待若等以不死幸以屬猛骨孛羅今不至三
年若等寢驕大自相仇殺以致漢法所不貫今若等
能蚤自寤亟以所鹵獲還反商吾爲若等請除罪得
貢市撫賞如故不則兵戈惴惴在頸矣是時卜寨意
欲從令獨那林孛羅以爲不可於是借騷達子兵謀
欲分爲三枝以一枝入靖邊堡以一枝入西邊堡以
一枝入鎮北堡久之復念欲待秋收事畢携家室闕

匿兀蘇莊。吾等然後引衆騎大入漠塞。父仇儻可報塞乎。前是靖安。威遠。夙稱內邊。未嘗曾有半馬匹策之擾。頃以上寨那林孛羅故枕戈以待。臺御史殊以撫爲主。復使使者高應魁宣諭如初。那林孛羅猶豫者久之。使部夷兀蘇六哈索南關。勅書一百二十道。然後許諾。故事。兩關皆海西遺種。國初收爲屬夷。給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凡六百九十九道。北關凡三百道。每一道驗馬一匹入貢。中間兩關互有強弱。故勅書亦因之以多寡。有異焉。初逞仰兵力強盛。以故北關勅書獨多。後王台盛復入。

半歸南關。而北關纔得四之一耳。及台與虎兒罕赤
死。延及反商。勢益衰落。而卜寨那林孛羅強。先已得
八十道。竟欲以百二爲請。於是制置使欲均平。南關
凡五百道。北關凡四百九十九道。五百以一百八十
一道給康古六。以一百八十二道給猛骨孛羅。以一
百三十七道給反商。那林孛羅猶堅執如故。使奴兒
哈赤灰扒兀刺往金奴卜羊。端多合往恍忽太煖兔。
伯言老思卜兒亥。約三月草青。共圖南關。犯邊是時。
猛骨孛羅幸與反商漸合矣。亟使部夷伯羊阿台卜
花告備兵使王緘。緘所以曉譬之益力。聞諸往來者。

言曰。上寨欲主和。獨那林字羅以爲不可。而虜中亦無定議。或言當和。或言不當和。言和者。卽親如左右。疑弗聽。言不和者。卽疏如仇讐。卽以爲同心。親信猶父子昆弟。於是備兵使訪二酋所親信。陰爲之地。上寨則十三那林字羅。則兀蘇魯哈。微召致莫下授事。因厚其犒賞。遣之歸。其後果如漢計。告二酋。二酋疑此必受漢賂。竟不用兩人語。其終欲滅猛骨字羅。及商類如此。自是之後。漢亦決策往正其罪。廼縣五百金重賞。曰。有能縛二酋。卽以所縣金予之。因令及商逐張海還建州。以消釁端。久之。奴兒哈赤求婚及商。

漢使反商許之。欲反商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皆寢北關之謀也。後北關果大敗。始南北關講和。時猛骨李羅出反商妻子。哈兒哈等五人。部落莊太卜思革等三百二十三人。夷婦分姐。猛骨姐等四百一十二人。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人。馬一百三十五匹。牛二百五十八頭。羊八十一頭。盔一百三十二頂。甲一百四十六副。復保故寨。王台之遺孽。於是乎賴蒙漢澤厚矣。

溫姐王台之妾也。常與康古六通。遂室焉。始古六妻逞加奴女。已納綱實妻孫。及得溫有寵。乃棄孫去。去

反商。於是三馬兔之子兀把太妻之。古六復疆欲爭奪孫。兀把太請以橐駝贖報罷。久之。卜寨那林孛羅欲入漢塞。恐事泄。廼聲言往擊猛骨孛羅。反商因借溫姐入開原而縱兵。於是裨將李宗召覺卽引兵直擣虜壁。微捕溫姐。頃解縛。令告猛骨孛羅。還反商妻子。及畜產。得講解。已執康古六。就吏。先是康古六謀反商。以故叅政使王緘欲梟斬古六。以懼猛骨孛羅。且猛骨孛羅親溫姐子。頃議殺溫姐。恐猛骨孛羅爲母報反商。於是制置使顧養謙上書。大略以爲猛酋故無內畔之意。莫若釋古六。生還開原。以收溫姐。

而況建夷奴兒哈赤業已與反商通婚媾可保兩關
亡它虞。臣愚以爲宜釋免。詔從之。是時萬曆丁亥
也。古六竟以四月朔偕溫姐還歸開原。自是之後制
置使乃使反商事。康古六視叔父溫姐視太王母如
禮。居月餘。康古六竟蚤夭。初古六以出癥子伏在床
褥。獨惓惓戒部曲毋盜邊。已廼執溫姐手泣曰。我死
教兒子惟謹。幸毋爲北關二酋所仇快。不負漢恩。則
吾魂魄不媿矣。久之。猛骨孛羅果阿從北關。盡欲遷
徙其家室往依焉。度溫姐遵夫遺命。堅不可。乃微告
卜寨郡林孛羅。於是使那木太答里詳鹵略。是日北

關諸夷部果至。猛骨孛羅遂縱火焚燒其室屋。趨治裝行。溫姐乃泫然流涕。死不往。諸部夷扶持疆上馬。旣然陸地。幾傷面貌。猛骨孛羅大怒。拔劍起舞。欲兵之。賴左右救得免。於是盡携其老小。揚揚騎馬而往也。後一二月。邊吏念溫姐年未及五十。素舞智而荒淫。今一旦失壯夫親。寡勢且復合它適。乃往來者或言往江干。或言投北關。果爾。不能無生得失。於是亟使使者往弔。因訶之。則溫姐以乳生。花父下世矣。使者還報曰。溫姐以七月初三日。卒於北關。

讚曰

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台北服二奴南制建州
令不得與三衛西北諸酋合以故北虜無東志京夷
亦無北意此豈非保塞蠻夷哉及身死未寒遺妾溫
姐荒淫反商之業幾敗康古六手儻所謂天之報施
善人是耶非耶猛骨孛羅不遵遺命乍南乍北遺先
人羞假令非虎兒罕赤則皆何以見阿台於九京哉

逞加奴仰加奴列傳

逞加奴仰加奴。祝孔革子。皆王台所部也。隆慶末。常帥二萬餘騎。逐水草。至上遼河。久之。土蠻提五萬騎。馳仰家奴新寨。子因求婚王台。台許諾二奴。由此與土蠻益親貴。居七八年。庚辰。台使部夷大漢等二十餘人往江上買松子。道逢土蠻。被逮。唯上當得脫身。走頗知土蠻謀欲略漢塞。於是逞加奴使使者卜廝哈來告。其明年。二奴亦結婚北虜。往往藉爲鄉導。制置使吳兌發其姦。以二奴漸有叛志故也。其明年。台春秋益高。先是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奪季勒諸

寨至是以台老老數數有啓疆之恩。台率用憂憤死。居亡何。阿台欲報怨於虎兒罕。二奴遂與阿台相扇而起。索虎兒罕。勅書弗可得。語在王台傳。久之。阿台誘二奴犯漢塞。總戎李成梁追至曹子谷。大梨樹側。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阿台傳。是時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周詠。以檄示諸酋。令歸虎兒罕。聽約束。如令。居有頃。逞加奴與猛骨孛羅相攻擊。制置使使使者戒二奴不得欺侮王台諸子。然後許入貢市如故。約。二奴廼堅執不從。此其志不啻代。以爲無猛骨孛羅。則我開原藩籬衰耗矣。於是制置使以羽檄徵兵。

欲往正其罪。因下令嚴備河西。以禦西北諸虜。上
亦有詔猛骨孛羅准給與。勅書約束部落。其明年
春。二奴使部夷武速魯哈。馳土妹營。送奉貂鼠二百
皮。貂鼠皮襖二。大海獺二皮。青鼠二百皮。鱗衣段二
純。通袖襖二。青布二百純。借助兵。已使部夷孛背往
龍兔伯言等。告急。亦如之。於是以兒鄧報曰。若許我
以皎好女兒子。我卽以精兵應若。惡用它謝。是爲二
奴復使夷使告土蠻罕。若助我弑虎兒罕。我以虎兒
罕。朝貢賞賜與若。若蚤自圖之。是時威遠堡居夷
阿哈孛羅等。久爲仰加奴逼徙北關。堡外空虛。二奴

迺提白虎赤等。略虎兒罕所部把吉把太諸寨。馬二
十四匹。盈甲四副。殺五人。還攻旁近把兒計寨。焚燒
室廬一所。略男婦四人。牛驢八頭。自是之後。二奴復
調。甕可大者兒忙吉。其國厄猛骨字羅。於是二奴所
徵兵。四面而至。固已舊。漢來矣。并皆揚揚騎馬。誘猛
骨字羅。猛骨字羅與父國弟。撫兵二千。追逐。被二奴
殺三百人。略盈甲一百五十副。二奴益乘勝。借猛骨
太那木寨兵。略猛骨字羅。及自乞阿羅。招二弟。寨蓋
焚其室廬。田禾而去。於是分遣使臣天祚。以制直使
命。迺齋襖段布。鍋禪將宿振武。崔九皋。犒二奴。令其

悔過自新得貢市如故。果爾。漢即遣太師巡開原。塞爲二奴分割。二奴具言必欲吾兩人講和。請以勅書及把吉把太猛骨孛羅三馬兔一切悉以屬我。不然。我虜中以強爲霸。仇恨益深。唯有相攻擊。至擊死然後已。居亡何。振武及通事劉伯萬言二奴已略猛乞因革來力紅三塞矣。焚燒猛骨孛羅三馬兔各十庄。及商一庄。於是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凡一百餘家。是時五路黃台吉。及青灰正等亦聚兵鎮靜關。聲欲略義州大清。而腦毛大又擁萬餘騎。請開廣寧市。其冬二奴約土蠻聲欲略開原。鐵嶺遼瀋。因收猛

骨李羅。於是御史洪聲遠使分巡使任天祚分守使
曹子朝馳潘陽。郎中趙惟卿馳廣寧。頃寬奠酋長李
勒法約二奴微入漢塞。二奴果帥二千餘騎至。先使
十餘騎從威遠堡後臺入爲漢語。語門者。萬全我都
督爲猛骨李羅至。若幸毋鳴砲。鳴砲斷頭矣。今竟鳴
砲。以故二奴未敢深入。已復借恍忽。太二千餘騎馳
廣順關。於是攻克沙大亮寨。破之。焚燒夷人畜產。亡
笑。竟生略三百人而去。是時北虜土蠻罕。火耳趣及
速把亥兒子等。大率十餘萬騎。皆騎馬。聲欲略廣寧。
遼瀋開原鐵嶺。而老思卜兒亥夷人主卜哈廼以其

狀告總戎李成梁。卽提兵伏中國。去開原可四十里。候砲聲接至。卽伏起。尾虜騎。後黨退遁巢穴。則環四面而攻之。是日再使備禦使霍九皋曉諭。以爲復不可撫。吾然後擁精兵數萬人。如所笑。未晚也。頃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餘騎。擐甲詣鎮北關。去邊三十里。請曰。第重賞。唯太師馬法所左右。霍九皋及通事郭倬舉。孟承勲。廼譙讓之。若等旣來聽撫。則甲騎數千如林。皆胡爲者。二奴報曰。如太師馬法。不欲就關下撫賞。阿兄弟請以三百餘人詣圍門。於是臺御史李松令三軍皆解甲易服。微入城授密筴。而以李寧。李

典伏東南隅。劉言李維藩伏南甕城。宿振武霍九臯
伏西南隅。而臺御史及任天祚坐南樓。因與軍士約
曰。如虜人圍聽撫。則張旂志以爲號。諸軍當案甲勿
起。不然者。三軍皆鳴砲。若等聞砲鳴。卽提桴鼓。鼓行
而前。如今亡何。二奴果至圍門。據馬不馴。臺御史奮
鐙抵几。曰。走九臯。卽扯二奴下馬。二奴目眦盡裂。視
白虎赤。白虎赤。拔劍斫九臯。微中右臂。九臯隨反手
一刀。斫一虜首。墜馬。餘黨擁前。列左右。殺我兵。領二
等一十一人。於是軍中砲鳴如雷。宿振武李寧李興
是疾力。斬獲逞加奴。仰加奴。從賊首白

虎赤及仰加奴男哈兒哈麻。逞加奴仲男兀孫孛羅首。凡三百一十一級。臺御史見爲餘虜屯結塞上。聞我砲聲盛。必生疑。二廼決筴追殺以應外兵。是時李成梁聞砲聲。亦擁精兵馳新寨迎虜騎。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二百五十一級。俘獲幼夷凡七口。奪獲胡馬。凡一千七十三匹。夷器亡筭餘黨皆遂走。殆如蜚。我兵追逐至二奴巢寨。會莫撒兵堵圍。旦日出。諸虜皆出寨門。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束。卽刑白馬。鑽刀插血。誓稱自今寧萬死。不敢復入塞。於是獻漢人王良富等一十三人。兩寨餘虜一切

悉以屬猛骨孛羅。時萬曆癸未十二月也。其明年春王正月。御史洪聲遠訪誅納。二奴首果宿全所斬。一切皆如制。置使奏。於是以本月十九日。常朝之期。御前宣奏捷音。是日百執事皆吉服。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稱賀。已。太史爲文。遣公徐文壁告南郊。侯吳繼爵告北郊。伯王偉告太廟。賜爵賞金幣有差。語在阿台傳。先是中貴人會極門傳奉聖諭。遼東虜賊入犯。聲勢緩急如何。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總督鎮巡官。着用心防禦截殺。上緊具奏。是後虜騎十餘萬。從十方寺。深入瀋陽。意欲與二奴連。

兵大掠金復海蓋漢出兵追逐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匹於是乎陛下聞而喜可知矣仰加奴又名養加奴。

讚曰

以余所聞速長加親二奴大王父也正德時以伏漢法梟斬開原市厥後二奴亦復如之異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且王台豈不儼然二奴君長乎肉死未寒二奴廼計欲屠滅其種亡遺類誰從哉卒之二奴遺孽竟絕而台之嫡孫猶血食海西也於戲春秋一世爲善十世猶將宥之余

武功錄

卷八 諸侯卿大夫列傳

五

通鑑紀事本末

獨悲二奴再世而再不可赦也。

卜寨那林字羅列傳

卜寨，暹加奴子也。那林字羅，仰加奴子也。二酋以父
伏誅，故不自忍，輒連西虜，恍忽大等，勃勃欲報怨於
王台子猛骨字羅。及其孫反商，於是謀溫姐康古六
爲內應，語在康古六傳。久之，猛骨字羅亦携溫姐往
歸卜寨。那林字羅也。於是御史許守恩劾奏，備兵使
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致猛骨字羅數反覆有狀。
上遣執金吾逮緘。緘既到，闕下詔鎮撫司卽訊大
略。以卜寨、那林字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況猛骨
字羅反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猛骨字羅。

且溫姐親猛骨字羅母殺之猛骨字羅勢且必深報
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猛骨字羅凡所爲懼與安皆
主撫者無非欲存友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
之可以爲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食功要賞大
不敬曩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二百人其它多江上耕
與市貂皮者皆無辜而執以爲虜一旦群輩死於鋒
鏑之下上復遣執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先是
臺御史顧養謙主戰給諫彭國光劾奏養謙不蚤爲
參論上詔曰該鎮夷情顧養謙既與屬官具議何
不先期劾奏姑念邊方事重着策勵供職養謙廼

上書請 予告。不從。居亡何。緘亦伏 闕下。上書。竟留中。自是之後。總戎李成梁亦 請告。上詔曰。二奴事情。既奉 旨勦處。又皆巡按御史覆勘。原非貪功。朕知道了。李成梁百戰忠勞。倚任方切。着安心鎮守。不准辭。亡何。緘與天祚并皆赴鎮。撫司對簿。皆不實。上竟以緘飾辭展辯。本當重處。念未失事。姑從輕。與任天祚都着革了職。冠帶閑住。其明年春。養謙復 上書。請督臣親按遼鎮。以決撫勦機宜。以便查覈功罪。書多不載。上令督撫等官會同李成梁。顧養謙。協心遵 旨行事。張國彥從宜調度。毋得輕處。

推諉致悞邊計。時戊子二月也。初卜寨。那林孛羅圍
反商。制置使以檄曉譬兩酋。以天子德意許貢
市至備。已復得兩酋所親愛卜三元蘇魯哈。趨說之
歸降。兩酋竟不從。語在反商傳。自是之後。制置使決
策往正矣。而會河西米斗金三錢。豆二錢。士馬不宿
飽。廼出金五千兩。屬守巡使南走海州。北抵蒲河三
百里之內。轉豆貯之倉廩。使河東就食。因以飼馬。於
是河東人始載黍穀趨廣寧。穀賈稍平。臺御史顧養
謙復以賈貯谷三千餘石。始以十二日。擁精兵數千
人。及降夷二百人。俱東行。一二日抵海州。而道路以

冰雪漸消。多沮淖。人馬陷足。沮淖中輒一尺許。膠不可拔。是時士馬來自寧前者。已行五六百里。疲勞甚。而南衛步卒皆新練。當輓車者。又尚未集。會莫卽下令休舍。前時漢兵擊虜。利月明。大將軍計日抵開原。月當漸沉。太吉。太上。廼謂當以三月往也。於是大將軍壁海州。臺御史壁遼陽。久之。糧豆輒緣手盡。廼發海州遼陽倉穀以餉軍。豆以餉馬。亡慮二十餘日。而士飽馬騰矣。臺御史又念軍士思家室殊甚。於是虛曩所貯谷三千餘石。以佐從征者家室。居頃之。反商亦告急。廼予五十石。後予猛骨孛羅。亦如之。師發有

日然後作軍令。令軍中不得妄殺一人。時二月已盡。大將軍乃自海州乘傳來。謂可發矣。於是以三月初六日傳發。迺自遼陽發而北也。天久雨雪。沮淖如初。十三日得至開原邊。先議屯鐵嶺。已迺決於開原東郊。是夜令軍士毋擾南關。因以白布給反商使披肩爲號。以便知識。旦日鷄鳴。從威遠堡小關門出境。旣行三十里。至落羅寨。落羅者。北關部夷名也。其寨去二酋可三十里。大將軍使使者召落羅。落羅出叩馬。稱毋殺我不容口。於是以一降旗樹寨門。令材官率白金之士十人守之。令軍士不得入寨。秋毫亡所利。

於是挾落羅與其騎三人與俱號召二酋使出降降者得不殺與不入寨如落羅是時兩寨相去皆數里上寨已棄其寨入那林孛羅堅壁以守其衆奔大城者夾道馳與我軍相雜我軍不敢殺一虜二酋恃其險不聽諭而揮其馳騎比於我三人又揮其甲士直前衝我軍大將軍始縱兵擊虜遊擊吳希漢先鋒面中流矢創甚其弟希周奮身救亦被大創而斬虜騎之射希漢者我軍如牆而進直擣其城下虜退入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爲木柵而內又爲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

中堅則一山特起鑿山坂周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爲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爲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撒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胷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凡八人胡馬凡九十八匹廐凡二百七十五頂甲凡

二百八十一副。臂手凡八千三副。我官軍亡陳勲等五十三人。傷吳希漢等五百三十五人。漢馬死者凡一百一十三匹。於是城中老小皆號泣。我軍復以車載雲梯如樓櫓直立之。與其中城齊。欲置大砲其上。擊中城。虜皆喪膽。一酋始出城下馬。匍匐悲號告大將軍。幸哀憐我。赦除前過。卽欲與南關分。勅入貢。大將軍於是許諾已。二酋復疑貳。廼言將軍果不欲卽殺我。願將軍燒雲梯。勿復擊大砲。毋盡發我窖糧。大將軍度雲梯重。挽車者疲。不能還。乃燒之。止大砲。不復擊。而令軍中毋復發其窖糧。遂罷兵而還。是日

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金世英卞成勲張九經以捷
奏本叅政臣葉○造大砲功及大將軍李成梁與
副使臣成○臣鮑○當紀錄遊擊臣吳希漢當
優錄備禦臣王汝徵當論賞副總臣楊燮臣李平胡
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李寧臣李興臣查大受叅將
臣塗寬佟養正遊擊臣劉仲文臣黃應魁臣唐伯美
臣胡尚忠臣塗廣臣胡鸞臣李應時守備臣高良弼
備禦臣李繼武臣高貞正旂鼓臣王邇當優叙中軍
臣金承武當優錄原任遊擊臣蔣位副總戎臣秦得
倚身中七矢叅將臣熊朝臣遊擊臣史儒臣秦得貴

臣張世爵臣吳大績總戎臣王尚文皆當復故職事
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居二三月大司馬請儀部移
內閣賞使者金世英等衣一襲於是保章推五月初
九上常朝之日御前宣捷遣公徐文壁告南
郊侯吳繼爵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卽
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五十石陞張國彥顧養謙俸一
級金幣有差賜成遜等金十五兩遜遷俸一級吳
希漢視叅將事楊燮等金十一兩王尚文五兩本兵
王一鶚以調度有功賜金二十兩表裏二之楊俊
民蕭大亨十兩表裏一之郎中皆五兩已授舍人金

世英卞成勲。張九經鎮撫以故事報捷。舍餘人等。凡報擒斬一百一十五名。類以上皆授試所鎮撫故也。初緘就吏時。言屬夷稱貂皮人參稅盡。而上不得一佳好者。後驗問。貂皮自開原東北數千里而遠。江上之夷販之東北天山間。歲以秋七八九月一入中國。必取道海西。行夷遮道分其利。然後入中國。是年海西相仇殺。江夷時有至者。罕而稀矣。於是貂亦不可得。頗鮮。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信

哉是言也。始逞仰之捷。所以優邊吏者。爲禮顧不重。與厥後至逮捕兩備兵使。幸亡驗。今諸臣其誰不凜凜於陛下德威並著哉。卜寨那林字羅。能不及阿台頗遠。遂欲圖危反商。得乎。亡問反商故主人翁孫子。卽以忠虜之裔。而沉海西。又屬我左臂。明甚。堂堂大漢。豈能遽使反商坐而自斃耶。於戲悲夫。實兩酋所以速自斃也。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都督王兀堂亦王台所部也。台最忠於漢。兀堂亦董德。與它酋異。當是時。王杲發難。罷市賞諸酋。皆窘困甚。而會孤山有大役。皆去略道上役夫橐中裝。因鋤鎬漢人三口而去。行間逢王台。及兀堂。佟阿哈。於是奪漢人捕虜酋六人。并獻見守備使郎官。幸賞賚如約。久之。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而大將軍李成梁奏記長嶺。張其哈。刺佃子。東鄰兀堂。北旁王杲。乃諸夷必爭之地。今兀堂不欲爭。王杲又不能爭。莫若乘是時。移孤山。張其哈。刺佃子。險山。移邊外寬奠子。江沿臺。

移長佃子。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移雙堆兒。新安移長嶺。大佃子堡。移建散。皆築城建堡。以險山。寧東江沿臺。大佃子新安。地多不毛。軍無可耕。故也。御史郭思極。亦以書請。上幸可之。居亡何。臺御史張學顏至其下。兀堂數十首跪起。稱此是虜中往牧處。今既修堡。塞我來道。我衆不得入內圍獵。又不敢進。捨日食將焉用之。是時方修十岔口。寬奠堡。兀堂願以兒子爲質。請以此所開市。易鹽米布疋。必不敢以虜騎至塞下。臺御史恐撓大工。未許諾。其後堡成。始請於寬奠永奠互市。蓋東夷惟米布猪鹽。旣無馬匹。又非

違禁它物。與開原。廣寧。撫順迥異。儻以市稅之資。爲撫賞之費。於東夷便。邊人亦便是。歲萬曆丙子也。當是之時。從開原。而撫河。寬奠。背有關市。諸夷頗稱寧懿。其後戊寅。始盜東川塞。我兵追逐。斬首七級。其明年二月。盜會安堡。屈守照牛三頭。臺御史周詠。法至嚴。於是夷人艾馬察。以所盜牛來獻。得除罪。其八月。酋首佟馬虎。章金等三百餘人。牧馬松子嶺。不入市。聲欲候秋深。樹葉落。馳塞。廼先使部夷盜新奠永奠。長奠。少者三十多者五六十輩。或白晝公行。或黑夜盜竊。無寧時。以爲有如漢兵出擊我。我胡地山林稠。

密。盡捕復於其間。我第從道左起。截其歸路。使漢兵
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坐而自斃也。亡何。虜騎五十。
從林剛谷入。我軍追逐。斬首二級。先是七月。夷人入
市。寬莫叅將徐國輔。有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減價。
強將市夷。榜掠之數十。幾死。以故諸市夷懷忿。欲報
之怨。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告於制置使梁夢龍。及臺
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請論徐國輔如法。因使千總
陳加寵。奉檄馳寬莫。靈陽。青河。撫順之間。曉譬莫長
王兀堂。令約束部落。奉漢法。得貢市如初。不則當
以大兵擣若巢矣。自是之後。諸夷皆絕跡關市下。其

明年春王兀堂益忿寬奠既建城堡屹然大觀竟不開貢道馬市大賞殊易我廼與趙鎖羅骨未合章金等換箭發誓必欲擊寬奠黠陽諸城堡於是大將軍李成梁親提兵備寬奠其明年正月叅將姚大節新到官管事夷人胡凌狗上謁具言董兒寨聚兵欲入漢邊亡何歪山寨諸夷亦言王兀堂及孛兒赤哈王鎖羅骨趙鎖羅骨連三千餘騎挿箭發誓將治行入寬奠黠陽之間先是孛兒赤哈趙鎖羅骨入犯毛麓亡所以故諸奠必欲如其願然後已。是時兀堂之衆固已七千餘矣廼使部夷損滓圯凌狗來告如馬

法不欲我衆入塞。當開朝。京金路及大賞則可。不然者。請以新月之一二日。擊寬奠。鞏陽城堡。大將軍李成梁頗惡兀堂辭倨侮。大不敬。卽與遊擊熊朝臣。叅將楊燮馳河東。副總戎孫朝梁亦提大兵至臺御。史廼令副使張崇功從征得監軍。以三月初二日出兵。其初五日。虜以百十餘騎從新水衝入。嘗試我。我軍王宗文追逐至滾馬嶺。斬首二級。是時叅將姚大節兵疾馳至。合營。虜廼以六百騎。分爲二枝。一枝奔鞏陽堡。守備戴朝弁及指揮王宗義行捕。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一枝奔黃岡兒嶺。宗義躬帥蒼頭軍主。

廷輔出戰不克。宗義及蒼頭軍六人皆死之。傷王習等九人。其十一日。虜一百六十餘騎。從孤山臺入。深至柵外。見柞木高厚。堅不可破。馳還。其十三日。虜騎至千餘。從水奠堡。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螺。橫行。蓋亡所畏忌。遂傾折柞木而入。堡中鳴雙柳。聲聞四達。成梁卽以羽檄徵副總戎兵。竝衝鋒。直擣諸虜。虜見漢兵盛不可當。輒棄旂鼓走。我兵益乘勝追亡。逐北虜廼盡出塞。李成梁決策欲窮追。於是以裨將秦得倚。孫守廉。李成材。李如梧。李平胡。李得全。張相。查大受。鄭應時。胡尚忠等。爲一字陣。先鋒而使遊擊蘇國

賦王惟屏監軍。裨將姚大節。黑雲龍戴朝弁。張奇功。王九貢。李世珍。王懋德。爲二字陣。而使遊擊劉承武。千戶傅汝霖。祝光啓監軍。列左右。成梁與熊朝臣。楊燮。李仲武。軍居中。復使孫朝梁。宿振武。范芝。從佐將軍。皆聽李寧。李興。旂志所號召。亟下令曰。進敢逗遛不進者。斬首以徇。三軍旣兵行至鴨兒匱。去邊可二百餘里。諸虜皆闕匿故寨中。堅壁頃之。吹掌海螺。復擁精兵披甲上馬。鑿漢兵。其步虜皆奔走。上山頂鼓噪。李成梁益嚴軍令。令擊寨及山。於是漢兵竝攻寨。殊疾力。破之。殺氣蔽空。斬勒勒把都等首。凡七百五

十四級。奪獲男婦凡一百六十人。漢人蔣昇等凡六人。胡馬凡三百六十一匹。盔甲器械亡筭。我官軍傷查大受等凡一百九十人。漢馬死者凡三百四十五匹。捷旣至。大司馬方逢時請咨儀部行保章氏擇四月二十二日。大鴻臚于早朝引使者至御前宣捷。旦日文武百官各吉服候上御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致詞稱賀。已太史爲文。太常具品物祭告。遣公徐文壁南郊。侯李言恭北郊。駙馬許從誠太廟。如禮。其四月御史于應昌訪誅納。先是已卯十二月土蠻屯洪土城。成梁捕斬凡四百七十一級。語

在土蠻傳。廼以鴨兒匱之捷。竝覆奏。與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同。事下大司馬問狀。於是首奏寧遠伯李成梁。當特加異典。分守臣張崇功。分巡臣周于德。當爵賞。臣秦得倚。加副總戎。臣孫守廉。臣李成材。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熊朝臣。請加叅將。臣蔣位。臣查大受。請加遊擊。臣李成材。臣李興。臣李寧。請加備禦。臣唐朴。臣栗卿。臣曹簠。臣姚大節。臣周之望。臣黑雲龍。臣劉崇正。臣徐廣。臣王廷鑑。臣李芹。臣戴朝升。臣宿振武。臣張奇功。臣鄭應時。臣王惟屏。臣李如梧。臣陳嘉寵。臣胡尚忠。請加備禦。皆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陣亡王宗文。縣官給楸柅費二十金。其所應襲。請陞爵二級。爲虎王事者之勸。上廼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功。着以原廕都督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券。梁夢龍廕一子。執金吾百戶。周詠廕一子。入太學。陞張崇功一級。周于德二級。秦得倚等二級。唐桂等一級。

讚曰

寬奠之市。夫豈非王兀堂所請耶。始議市米鹽猪布。法如是而止。甚瑣碎。卒廼擁數千騎。益挾我邊吏。欲開馬市入貢。旋敗盟。伏誅於戲。人言夷性猶犬羊。亡

賡良然。一兀堂之身。數年之間。乍賢乍不賢。寧不惡
負阿主王台耶。傳曰。狐狸之。而狐掘之。是以無成功。
如有味乎。爲寬奠市事而言也。

奴兒哈赤列傳

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後叛走建州。帶甲數千人。雄東邊。遂爲都指揮。始王台時。畏德。不敢與西北諸酋合。久之。卜寨那林起。常窺隙。略我人畜。於是分守使栗在庭。遣通事董國雲馳寨中按驗。奴兒哈赤亦使夷使哈失。自言果擊死夜不收二人。馬四匹。牛四頭。漢卽欲問人。人已死。死者不可復贖。牛羊。我卽問安塔失。當如約。頃之。果牽牛二頭。款塞。國雲令以偷盜來獻。見漢。漢然後幸與若。貢市不而欺也。奴兒哈赤言偷盜。誠有之。實老鴉堡夷納答讚小色失。几永

住等。與伙綽乞與俱。彼皆指以爲阿寨。今誠得若等
屬我。我卽嚴爲約束。有如一。日犯北關。我卽往略南
關。若及我。我唯有殺略而已。自是之後。給諫張希臯
上書。以爲奴兒哈赤。旁近北虜。恍忽大聲勢相倚。恐
上寨。那林字羅。一旦不可知。東連西結。悉印而至邊。
何以爲備。是歲萬曆戊子也。其明年秋。逆酋克五十
盜塞。奴兒哈赤。劒斬其頭。并被鹵人民來獻。制置使
張國彥。念奴兒哈赤。忠順。迺上書。請拜爵爲都督
僉事。令約束東夷。幸賜。勅書。詔從之。先是。奴兒
哈赤。與色失。張海。有積怨。色失。故殺箭力。遺男英革。

養於色失。色失親華伯父也。及華稍長。殺色失。及其妻男四人。獨色失子咬郎得脫身走阿郎太寨。久之。奴兒哈赤覺。卽引兵攻阿郎太。阿郎太殺咬郎。廼焚燒其巢寨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畏奴兒哈赤誅。往犇反商。奴兒哈赤以爲海西無故而匿。我所仇讐。不已過乎。語在反商傳。其後反商逐張海。奴兒哈赤遂願與反商通。趙媾始。奴兒哈赤與北關故夙昔姻親。終背棄去。幸一日以請婚故。羽翼反商。於百年故之誼。寧不愉快耶。

讚曰

台之忠於漢也。豈非百世一奇觀哉。台死而血骨相殘。卽海西之業幾自危。而況於它乎。況於部曲乎。奴兒哈赤叛台。餘不論。獨論其獻逆酋。及被鹵人畜。有台風率之與反商通婚媾。羽翼已成。海西得不絕如髮母。乃天假此以報台乎。宜拜爵大都督而稱忠順也。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杲列傳

王杲建州都指揮使也。隆慶末。建州夷哈哈納等三十人款塞請降。邊吏幸許諾。於是杲大怒。直走開原塞。塞上閉關嚴謝絕。弗可得。還歸。急治馬一鞍勒一送奉王台。因告曰。幸許我入塞索降人。卽不復我與我。卽以數萬騎蹂漢禾稼也。台不可。杲彊請頗堅。乃微令以千餘騎從洮河迤南以至清河間也。部夷綽

乞乃以其狀告。於是遊擊曹簠把總魯鈍引輕銳之卒捕伏道左。旦日虜騎果揚揚從板場谷來。我兵鏖戰斬首捕虜凡五級。奪獲牛凡六十六角。馬驢二十蹄。果復遂走走穹廬。久之撫順當開市。而會備禦使賈汝翼新到官管事。亢厲不可撓以私前事。備禦使坐撫夷廳。酋長各以次序立。立堂上。因送奉土產。既如例。然後驗馬。馬卽見羸弱癘敗。使者匿不肯告。於是視善馬賈得鑒飽其欲。乃請去。是時果尤甚乎。常自恃雄長。睥睨河東久。索賞。往往以箭帽充人。及至關市。輒罵坐。大不敬。備禦至起立臺前。已奪藥酒飲。

醉使酒。左右熟視莫敢止。汝翼乃一旦新下令。令酋長下堦。皆不下。龍鬬益從諸夷進階盡一等。爭次非故約。於是汝翼大怒。奮髯抵几曰走。卽視左右戲土產。榜笞不下者十數人。頃之。驗馬肥壯異它時。得三百八十餘騎。夫汝翼然後喜可知。杲乃鞅鞅引諸酋去乎。旣出塞。卽椎牛約諸夷。慎勿分散。復入塞。必如漢請易備禦。我乃已。於是諸夷酋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十輩。從東州撫順間。殺略我人民畜產。動以百數。亾何。備兵使王之弼。分守使李鶚。偕開原備禦使蘇國賦。帥裨將孟堂。往諭王台。趙約束杲。杲乃言賈。

備禦獨抑損我秣藁它物皆有狀。台廼躬帥某盟於
關市而後退。語在台傳。頃臺御史張學顏及御史朱
文科皆後先劾。奏汝翼。上有詔免賈汝翼官。罰
鶚之弼俸。凡三月。是時隆慶壬申冬也。其後甲戌秋
七月。夷人奈兒禿等四人來歸降。於是來力紅追臣
至漢塞。問備禦使裴承祖。承祖弗與。乃縱三十餘騎
入核桃山臺。虜我夜不收尤清等五人。承祖召來力
紅到關。趨還我蒼頭軍。亦復不可得。承祖大怒。乃
力紅故我撫夷也。敢爲不恭如此。是時王果方
馬五百匹。方物三十包。休傳舍度某必不能棄其

重而近修怨於我。乃以十九日將三百餘騎詣來力紅寨。諸夷遂圍之。賴杲與力紅救。毋敢動。於是來力紅、喬郎及王杲入謁。叩頭跪起皆如禮。力紅詳言我爲馬法往問也。失字羅卜花。然諸夷之衆圍者益夥矣。杲亦好謂馬法曰。幸毋畏。此輩僉卒聞漢將軍至。皆匍匐欲望見清光。承祖乃知杲與力紅詐。所言皆紿我也。問若胡亂呼左右亟兵之多所捕斬。諸夷亦殺我兵二人。射十餘人。殺傷大相當。是時總戎李成梁副總戎楊騰。叅將曹鼐亦將軍軍撫順所策應。杲乃帥其子若弟王太等出國。臣等三人叩關請和。於

是千戶王勲。及承祖蒼頭軍。聞承祖被圍急。乃逮夷人三十九口繫獄。把總劉承奕。卽出塞四十餘里。直擣來力紅。來力紅執承奕。并承祖及百戶劉仲文。劒斬之。剖脣剜心。殊慘烈。時七月二十一日也。於是備兵使馮顥。請於御史郭思極。使使者逮夜不收李廣。到官。具得其狀。先是尤清驗馬。謾取呆金錢弗稱意。多退歸夷馬。以故諸夷酋怨承祖。幸中清計。遂亂。於是御史及臺御史張學顏。給諫蔡汝賢。皆奏對如狀。事下大司馬譚綸。請絕呆貢市。呆爲人聰慧。有才辯。能解番漢語言字義。尤精通日者術。舞智而慄。

悍。建州諸夷悉聽杲調度。杲乃視殺漢官如艾草。菅
弗爲意。嘉靖中。常後先犯我撫順。東州。會安。威寧。遼
陽。孤山。湯站。諸營堡。殺副總戎黑春。提調王三接。李
松。備禦彭文洙。指揮陳其學。戴冕。王國柱。楊五美。李
世爵。王重爵。王宦。康鎮。朱世祿。及把總溫樂。于樂。王
守廉。田耕。劉一鳴等。至是。杲猶率以爲常。乃益用罷
貢市事。殊扼腕。而會八月。塞下並皆納禾稼。杲復率
其部酋。公行鹵略。是時遊擊王惟屏馳清河。而諸夷
或走剡谷衝。或走塲谷口。或走馬根單。饅頭山。有狀
於是守備使孟子仁。乃從賣酒望墩。直逐向化嶺。疾

力戰斬曹阿骨等首五十三級。虜亦殺我軍三十七人。會莫。諸軍皆止舍。先是大司馬譚綸咨鎮撫令王台微捕梟。及來力紅旦。王台卽送梟所。鹵軍士八十四人。夷兀黑一人。兀黑所爲僂漢官夷也。當是時。梟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賞故。窘困。往孤山爲傭工。度自給。適六七輩走。道逢漢人三口。鄧鑑將殺之。望見王台。兀堂佟阿哈始解縛。於是刑一人。而兀堂卽追逐諸夷。得六人。其一夷輒遂逃走。走如蜚。台乃以六人檻車傳邊。邊吏傳廷勲。丁倣郭夢徵請賞。王台等有差。自是之後。北虜速把亥。反青委正。亦壁刁背山。欲

犯遼瀋。杲益大會八家兒五千餘騎。意欲大舉。於是兵巡使賀濤馳錦義兵。備使李松馳寧前。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撫順。擊牛酒犒軍。虜乃先以十五騎從東州五味子衝盜邊。殺比丘二人。焚僧舍二間。守備宋承恩乃以赤白囊言狀。於是李將軍成梁以一軍軍瀋陽。楊將軍騰以一軍軍鄧良屯。王將軍惟屏以一軍軍馬根單。曹將軍籃卽提兵馳大衝。抵虜戰。斬首捕虜四級。奪獲牛四角餘。虜悉出邊。旦日諸虜復以三千餘騎從五味子衝入。我兵四面並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虜望見漢兵盛。輒皆反踵走。走者大半入杲。

寨。先是杲九合諸酋阻堅城以爲險。深溝高壘。日夜提邏兵。擊刁斗以自衛。諸虜皆自以爲得天險。漢兵僉卒不能至。李將軍度是時。諸虜方蟻聚一寨。我破其巢。可坐而就縛也。於是列南西營爲陣。類一字二字。然後以初十日用火炮火鎗火箭如雷直擣其寨。寨中校聯頗堅固。卽以斧斫校聯數層。我兵攀緣而上。虜乃發矢石。弗可當。是時李將軍軍法嚴。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之難。於是裨將于志文秦得倚塗廣熊朝臣王朝卿等登東北面。東北面陷。高雲衢王守道蔣國泰朴守真彭國珍攻南面。南面

陷其間有高臺一座甚闊大虜以三百餘人趨臺上發鳴鏑射我兵把總于志文中流矢死我兵益從大將軍環而攻之會大風起遂縱火焚燒杲室屋五百餘間及蕩焚煙火相望諸虜大敗北我兵乘勝先登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四級奪獲馬牛凡五百二十五頭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往時剖承祖腹及殺承奕者皆酋長郎忙子佟保李指揮咬當哈王太今悉伏誅道路盡愉快而旁近塞夷大疼克三章等尤大喜並羅列山前跪起歡呼賴將軍令毋擾我塞我寨以杲故久勞苦不敢近邊今杲寨盡破滅亡所遺豈

非天賜哉叩頭謝時甲戌十月也。上乃詔曰朕以
冲年嗣位近來邊境寧謐強梁者心綏服干犯者必
誅凡此武功豈朕之涼德所致實賴我祖宗列聖
威靈之所震蕩遂克有成還著禮部擇日遣告於
太廟用丕揚列祖之洪庥於是以前十二日丑時告
廟卯時宣捷請以英國公張溶往是日遷李成梁左
都督廕一子都指揮同知遷張學顏右司馬兼御史
右丞廕一子錦衣百戶皆世襲仍各賜勅獎勵。陞
楊兆俸一級金錢幣帛有差陞曹盤二級楊騰一級
金皆三十兩翟繡裳一級銀二十張崇功十兩蔣位

八兩。發馬價二萬。遣司馬梁夢龍犒將校有功勞者。賜譚綸太子少保。金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太學。遷汪道昆。梁夢龍。俸一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所司郎中。俸一級。銀十兩。上又特賜大學士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甚備。頃以奏辭甚懇。准免。各賜銀一百。彩段四表裏。紵絲蟒衣一襲。明年春二月。杲乃出。復欲聚眾。以報疇昔之事。於是制置使使使者微出寨圍杲。杲祥以蟒掛紅甲。授所親阿哈納。奪路。杲以故得脫。走重古路。亟治馬牛羊。貂皮。雜帛。欲往。依速把亥。土蠻。而會撫順關質市夷。逮杲急。

果不敢直走北虜。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驩。意欲假台以爲因緣。於是歸台。台素忠順。乃以七月初四日。同子虎兒哈往石三頭兒捕果。及家室二十七人。請獻見賀兵憲。卽以果繫廣寧。同知竇文乃覈果。勅書大率一十八道。先是果犯邊。邊吏罷市賞已。乃改名曰科勺。微使部吏請。勅今科勺卽果也。它若王疙疸等四道親果族。并皆發都護使類繳。餘悉給屬夷如故。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使千總柯萬以檻車傳王果伏闕下。獻俘。賜柯萬金三兩。果生阿台。阿海。王太。春秋四十七。上有詔稱台忠順可嘉。授龍

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俱遷都督僉事。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制置使楊北。賜金四十兩。表裏二之。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賜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久之。臺御史上功。大稱御史臣劉臺功。以例不敢叙。於是奏兵備臣賀濤。叅將臣唐樸。當爵賞。分守臣翟繡裳。副總戎臣曹簞。當優賞。備禦臣高良弼。臣柯萬首。馬市臣徐永昌。指揮臣戴良棟。百戶臣王儒。當爵賞。遊擊臣張志遜。知州臣侯封。指揮臣蔣位。百戶臣趙勲。千戶臣陳紹先。指揮臣蕭汝芝。臣魏世爵。百戶臣朱世祿。臣孟堂。千總臣徐有益。

臣周思忠。臣王起鳳。臣吳嗣勲。百戶臣梁金守。千戶
臣霍九臯。指揮臣王汝微。臣嚴思忠。當賞賚。於是
上賜金錢有差。始果最精日者術。虜中皆傳果推五
星如神。及走重古路。自推命不當死。然旋至台寨。輒
就縛矣。先是漢兵焚果寨。人以爲果必焚燒死。果尚
逐塞外。吹掌海螺。誰謂果知命也。

讚曰

余考建州置衛。蓋自永樂時舊矣。然未嘗曾有倔强
如杲者。傳曰。無故輒殺人。此上帝之禁也。以杲而殺
倭我漢將軍。殆而辭麻於戲。悲夫。假令杲如直諸速

把亥則何可易禽乎卒走王台旋就縛此政天之所
以速梟斃也何乃罪命哉何乃罪命哉

阿台阿海阿革來力紅列傳

阿台阿海皆王杲男也。先是王台以天年下世。台與海怨。王台嘗縛其父海。亦怨漢。殺其兄阿哥也。於是誘逞仰二奴。窺漢東北塞。因圖危台子虎兒罕。而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齎備禦使霍九臯賞賜物布告。天子德意。趨還歸。二奴堅不可久之。從孤山堡矮嶺衝入。鹵二人射死漢馬一匹。已從洮河白家衝古嶺臺入。鹵二人已從撫安堡入。鹵四人已從大虎頭入。射死蒼頭軍徐得母倪一人。奪漢馬一匹。制置使亟使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追逐。至曹子谷大梨樹。

佃諸虜騎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五百六十
三級乃下令虎兒罕縛阿台以絕禍本語在遲仰二
奴傳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
臺沿臺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渾河兩岸已從長勇
堡大台南北空深入渾河東岸是時土蠻及其男伯
彥兔聲欲略廣寧迤西東阿台阿海聲欲略漢邊瓜
兒兔聲欲略開原卜言台周及黃台吉以兒鄧聲欲
略遼河青把都聲欲略速把亥於是大將軍李成梁
使裨將胡鸞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而屬分守使張
崇功監軍制置使周咏乃以狀聞上詔曰虜賊非

時入犯。着鎮巡官嚴加防勦。務收功捷。毋致疎虞。頃之虜騎萬餘。皆栗馬捨刺塔。福餘人。煖兔。朵顏人。小反青。並上飛文。漢使諜者視之。果土蠻男卜言台周。及青把都。言兔。大小委正。耿革兒。以克反青。往南走。大會黃台吉。拱兔。卜克扯臣。煖兔。以兒鄧。並馳。黃河迤北。行間逢東虜花大炒花。把兔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等。亦欲報怨。相聚皆大喜。并皆乘馬跳驅。直走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寧關門。而會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往專雞營。祭神。欲深入寧前。錦義。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

其故。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備兵使周于德。靖四方。請於制置使周咏。臺御史李松。帥大將軍李成梁。出邊百餘里。追襲至古勒寨。擊破之。斬阿台阿海等首虜凡一千三十九級。奪獲器械橐佗馬牛羊亾筭。於是制置使及臺御史。奏捷。頃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保章擇吉日祭告。郊廟如禮。屬御史洪聲遠訪誅納。與曹子谷之捷。後先凡三千三百餘級。捕生口住子一人。我兵傷一千五百餘人。亾五十餘人。於是大司馬吳兌覆議。大略以爲故事。以一百一十顆爲上捷。邇年遼鎮捷功。多者不過千餘。少者止於

數百。今至三千以上。此武功之所獨盛者。乃稽首頌
陛下威武聖神。及輔臣。本兵。本科。運籌功。因首叙制
置使臣周咏。臺御史臣李松。獨叙總戎臣李成梁。而
道部寺則張崇功。靖四方。周于德。趙惟卿。將領則秦
得倚。李平胡。李得全。李興。李寧。李文片。胡鸞。塗寬。孫
守廉。查大受。王維貞。楊燮。宿振武。蘇國賦。周思忠。劉
言。李如梧。王有翼。王九貢。劉承武。劉秉節。張廉。張世
爵。詹承祖。李成林。唐伯美。胡尚忠。岳嵩。霍九臯。凌雲
功。當叙。上幸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廕一子
執金吾指揮僉事。世襲。遷周咏御史中執法兼右司

馬原制置使吳玠遷故廕子執金吾秩一級世襲李松遷御史右丞廕一子入太學張崇功靖四方遷一級趙惟卿爵一級秦得倚遷署都督僉事李得全視副總戎秩李寧遷叅將李成材遷遊擊劉言王九貢張廉遷署都指揮僉事張朝臣等加備禦王有臣王惟屏復故職李平胡等紀錄韓良臣免究佟有功李世孝王善下御史逮問住子梟斬濟陽市。

阿革王杲姻親也亦以杲伏誅梟腕不愉快者久之遂與酋長討花擁一百六十餘騎從三山寨堡雙山臺入鹵獲樵夫四人驢二頭漢出兵追逐斬討花等

首二級。奪獲所鹵及胡馬三騎。而備禦使王大璋兵亦至。餘黨悉遂逃出塞。時壬申七月也。已犯東州堡。備禦使賈汝翼行捕斬首一級。已復引二百餘騎從撫順弓兒臺北空入。叅將楊燮提裨將查楠王景魁石金兵轉戰會陰。霧晝晦。恐中虜計。於是捕伏陳王堡。頃之霧開。大出兵繞虜後。虜皆反踵走如蜚。漢兵追亡逐北。至趙隆屯擊破之。斬阿革等首凡一十六級。奪獲馬一十九騎。我軍傷三十人。漢馬死者一騎。屯戶男婦二人。是時虜騎西犯大靜堡。東犯撫順所。軍書甚旁午也。一旦東西皆以捷至。則臺御史張學

顏大將軍李成梁可謂能衛邊疆者矣。

來力紅。王杲部夷也。萬曆初。鬻販貂皮入參松板以爲利。結轂連騎。炫熿於道。左司馬汪道昆巡邊。常論及之。杲所左右曹阿骨。來力紅。最慄桀。久之。阿骨入清河。乘邊吏所不意。裨將王維屏覺。先捕伏道左。聞虜騎至。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五十三級。其明年秋。遊擊將軍裴承祖。千總劉承奕。及軍士二百餘人。客死來力紅寨。先是部夷奈兒禿等四人。亡抵於漢。請歸降。漢幸許諾。居有頃。來力紅往問承祖。承祖弗與。以故來力紅怨之。痛入骨髓。乘暮。天黑。逮我樵軍五

人承祖承奕擁兵追之直至來力紅寨去邊可四十里被逮凡三日殺之首足異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其事請大司馬譚綸令王台逮捕王杲及來力紅以台故忠順夷也語在杲傳始裴承祖出塞時未經請明冒入虎穴卒至剖腹視心最酷烈及後得剖者乃王杲子王太也善哉乎給諫蔡汝賢推言之裴承祖膽有餘而智不足

讚曰

語有之拔木者絕其本根勿使能植信哉是言以余而觀阿台阿海以死報父兄志未嘗不與把兒

埒然譬之於漢。此不過漢一大縣。是何足云報乎。來
力紅。區區部曲。弑我偏裨。阿革以姻親。誼又不忍忘。
杲而況阿台阿海哉。嗟而土室之人。徒父子兄弟俱
斃。亡益也。